

故影追思
清明征文
宏福园 HONGFUYUAN
关注公众号预约入园祭扫
投稿邮箱:qingyuan@qzwb.com
(邮件标题请注明“故影追思”清明征文)

今年立春,敬爱的三姑陈秀民安然辞世,走完九十三载春秋。噩耗传来,阖家悲恸,泪水浸湿衣襟,心底的思念与追忆,缓缓流淌。三姑是古城泉州最后一位离世的志愿军老战士,一生平凡却风骨凛然,坚守国家大义,令人敬仰,更让后人久久缅怀。

三姑原是父母最疼爱的小女儿,在家中“十指不沾阳春水”,可满腔少年热血的她,受父亲进步思想与兄弟革命榜样感召,毅然放下书卷,瞒着至亲,披上戎装,投身保家卫国的洪流。那一刻,她褪去满

一生家国

□陈笃恒

身娇柔,告别故土,踏上北上征途,将最美芳华,献给了崇高信仰。

北地寒风凛冽,霜雪覆肩,中朝边关的苦寒,磨不去她的赤诚,报国初心毫未减。凭借优异表现,她通过选拔,成为新中国早期外派留学生,远赴苏联深研学业。学成归国,她毅然奔赴黄沙漫天的西北甘肃,扎根这片热土,三尺讲台,就此成了她后半生的归宿。

昔日娇养的闺阁女子,历经风雨淬炼,早已蜕变成沉稳坚毅的战士与师者。“老师”,是三姑一生最珍视的身份。西北环境艰苦,生活清贫,风沙侵蚀岁月,却丝毫动摇不了她的坚守。她守着一方讲台,手握一支粉笔,将毕生所学、满腔热忱,悉数献给新中国铁路事业。讲台一站数十年,年过花甲,才依依不舍告别心爱的讲台。半生漂泊,她愧疚于早年离家、未能侍奉双亲,此后倾尽心力孝养长辈、教养子女,用温柔扛起小家,用品行传承家风。退休后的三姑久居京城,可魂牵梦绕

的,始终是远方故土。出身书香世家,半生躬耕讲台,她说:“没有好的老师,就没有好的学生。”这份对教育的赤诚,让她始终挂念父亲创办的百年学堂。2013年回乡,听我们提及可助力母校育才,她当即决定出资设立助教基金,嘉奖良师、培育英才,将对故土的深情、对先辈的敬意,化作实实在在的善举,薪火相传。

抗美援朝七十周年纪念日前,一枚沉甸甸的金色纪念章送到三姑手中,这是国家授予的至高荣誉,更是对她青春报国的最好铭记。捧着这枚勋章,三姑心潮澎湃。从年少从军、守家卫国,到半生执教、教书育人,七十载风雨兼程,她始终初心不改,那张佩戴勋章的留影,也成了家中最珍贵的念想。

年少离家,半生漂泊,一纸家书,藏满半生乡愁。1986年,三姑在信中写道:“每逢佳节倍思亲,自离家后我从没有回过泉州过春节,只能从电视屏幕上看一下泉州闹元宵的情况,甚感亲切,盼望着有一年

能回泉州过一次春节。”1990年她又写道:“自1950年7月离家后至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回泉州过春节,四十年已过去,少小离家老了才回,我也希望在我退休能和母亲一起回泉州过年。”这份执念萦绕数十载,终于在耄耋之年圆满。暮年之际,她在晚辈陪伴下重返故乡,吃上了一顿等待七十三年年夜饭。故土烟火,亲人笑语,抚平半生乡愁。这份迟来的团圆,藏着最深的牵挂。

我们曾盼这样的团圆岁岁年年,盼三姑安享晚年、常伴故土,可岁月无情,她终究永远停下了前行的脚步。三姑的一生,藏少年热血,担国家大义,守师者初心,念故土乡情,温柔坚定,平凡而伟大。她用一生言行,教会后辈立身做人,风范长存心间。

斯人已逝,音容宛在,哀思绵绵。又至清明时节,追忆往昔,万般不舍皆化作深深悼念。三姑,您的家国情怀,您的温厚品行,终将代代相传,永不磨灭。



所谓自洽,就是自个儿跟自个儿相处融洽,忠于美好,在喜欢的事上发光。



乐声里的闲日子

□林世经

我爱听歌,打小就是。小时候扒着墙根听大喇叭里的咿咿呀呀,后来有了录音机,就抱着磁带翻来覆去地听。再到MP3、VCD,及至电视里的音乐频道,我的耳朵就没闲过。我这爱好,说起来也怪——五音不全,唱啥都跑调,自己听着难受,索性就安安静静做个“听众”,只听不唱。千万别误会我是什么歌迷,我记不住几个歌手的名字,只认那份钻进耳朵里的欢喜。

我家闺女却跟我截然相反,天生一副好嗓子。上小学时,音乐老师就摸着她的头说:“这孩子,真是音乐细胞。”闺女没正经学过唱歌,也没想过走这条路,纯粹是喜欢。可架不住老师总推荐她去参加比赛。有一回镇上举办歌咏比赛,我们路过看热闹,有人眼尖认出她,起哄道:“这孩子不是会唱歌吗?上来唱一首呗!”闺女半点不怯场,脆生生应一句:“上就上!”登台就唱了首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没想到,竟还得了个三等奖。那块亮闪闪的奖牌,现在还搁在书柜里,成了她童年的小骄傲。

那阵子,我常陪她往新华书店跑,买书,也买碟片、录音带。经典歌曲合集、世界名曲精选,一摆摆往家搬,录放机、碟片机、VCD也跟着添了不少。小学快毕业时,她参加区里举办的小学生歌咏比赛,竟一举拿了第一名,还被推荐去市里参赛。市级比赛高手如云,她最后只得了个优秀奖。下台后小嘴一瘪,抹着眼泪。后来带队老师跟我说,一位小学音乐老师还特意过来搂着闺女安慰:“你已经很了不起啦!人家获奖的很多是接受专门培训的,你能得奖就很棒了!”这话,才算把闺女的委屈抚平。

再往后,听歌的法子又翻新了。有次去朋友家泡茶,见他对着墙上一个小盒子喊:“来一首《红梅赞》!”悠扬的旋律立马就飘了出来。我听得新奇,缠着朋友问了半天,回家也置办了一个。这下可好,想听啥就一声就行,简直是“歌盲”的福音。我总跟人自嘲“歌盲听歌”,打开电视,只要爱人王医生不看网课、不追他的剧,我准把频道调到音乐台。管它是有词的歌还是无词的曲,不管是古典的还是流行的,国内的还是国外的,钻进耳朵里就是享受。

心烦的时候,听一段舒缓的曲子,躁火就慢慢降了;独处的时候,有乐声作伴,也不觉得孤单。它能祛烦,能养心,能让平淡的日子多出几分滋味。有阵子我还迷上了歌词,翻阅了相关杂志,不为别的,就喜欢那些或柔美或铿锵的文字,读着就像品一首小诗。我虽也写过诗、出过集子,但对歌词的喜欢,纯粹是源于那份直白的感动。

唯独陪岳父的时候,我的“听歌大业”就得暂停。岳母走后,岳父独自住着,总不让请保姆,日子全靠电视打发。有时我们进门跟他打招呼,他会不耐烦地摆摆手。我爱人笑着解释:“他是让你别吵,正看电视呢。”我忍不住嘀咕:“老爷子眼里只有电视,没我们啦!”爱人说:“老人孤单惯了,电视就是个伴儿。”有时候我也会感慨,有些老人老了,就像孩子一样,盼着人陪,却又用自己的方式,守着那份独处的安稳。

日子就在这乐声与烟火气里,不紧不慢地过着。听歌的兴致未减,闺女的歌声也成了家里的背景音乐,就连岳父的电视声,听久了,竟成了一种别样的陪伴。

母亲的润饼

□蔡安阳

温和的眉眼;她下田锄花生,我扛着小锄头紧随其后,草末锄几株,反倒蹿断秧苗。她从不嗔怪,只俯身,用沾着泥土的手轻刮我的鼻尖:“憨团,一边去玩,等下给你挖甜草根。”

我自幼体弱,时常染病。每一次发烧,母亲便放下所有农事,彻夜守在床前,凉巾换了一遍又一遍,整夜不曾合眼。待我热退神清,她便煮一碗线面,卧两枚荷包蛋,静静看我吃完,才敢松一口气,倚床小憩。年少时只觉依偎安稳,长大方知,她熬红的眼底,藏着多少无人知晓的慌张与疼爱。

母亲的手艺,在乡间远近闻名,尤以清明做润饼最为精妙。她总要提前三日精细筹备:海苔慢慢擀碎,花生炒香压粒,时蔬切得均匀,蛋皮摊得薄如蝉翼。

最难得是她亲手揉制的润饼皮,柔韧透光,卷尽人间百味,却始终不破。

那时我年幼,总绕着灶台打转。她揉面,我便捏着面团嬉闹;她烹炒,我便伏在灶边闻香,数次险些绊到她。她从不恼,只轻轻抚着我的头,用闽南语柔声叮嘱:“阿阳乖,去门槛坐坐,给你卷料最足的,不放香菜。”

她一直记得我的喜好,悄悄为我独卷一份,藏在碗底,生怕被姐姐分去。我坐在门槛上,望着烟火里她忙碌的背影,香气漫满小院。那烟火寻常的一瞬,成了我一生里最安稳、最温柔的念想。

母亲目不识丁,却以一言一行,教我立身做人。幼时我与同伴争执,她不曾苛责,只拉我前去致歉,轻声教诲:“做人要厚道谦让,如同种花生,留有余地,方能

饱满。”后来我离乡求学,临行前夜,她塞给我一包炒花生:“在外好好照顾自己,受了委屈就回家,家里永远有热饭。”这句话,我铭记半生。

我总以岁月悠长,来日方长。等我安身立业,便接她进城,看遍市井繁华,尝尽人间滋味。可命运仓促,她走得太急。我来不及道谢,来不及再吃一卷她亲手做的润饼,来不及好好抱一抱她,说一声辛苦了。

她离去那天,我呆立灶前,锅中水沸而干,浑然不觉。从前,她总会轻轻唤我:“憨团,水都烧干了。”可那一天,老宅寂静,唯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,在空荡的院落里轻轻回响。她离去那天,我呆立灶前,锅中水沸而干,浑然不觉。从前,她总会轻轻唤我:“憨团,水都烧干了。”可那一天,老宅寂静,唯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,在空荡的院落里轻轻回响。

春日看菊

□李连春

上周末阳光好,原本想去看油菜花,走着走着,却一头扎进了一片菊花种植园。

进入园子就愣住了。满眼的菊,黄得晃眼,白得素净,还有几丛淡紫和橙红的,像是画家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,挤挤挨挨开了一个园子。像是憋了一个冬天,就等着这几天把力气全使出来。几只蝴蝶倒不认生,绕着花枝上下翻飞,翅膀扇出的风几乎蹭到脸上,像是比我还高兴。微风过来,花瓣颤了颤,满院子都是活的。我站在那儿舍不得走,老公说我像个孩子,举着相机咔嚓了几张。回来翻照片,花和人都在笑。我想,踏春的好去处大概就在这里——你不找它,它找你。

临走时想带一束回家,便去问管理员。他说这是清明花,平时不卖,只到清明前才批发。我说家里插瓶,好看。他嘟囔了一句“菊花不兴往家里摆”。

我愣了一下,想再说说什么,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太合适。站在花田边上,看着那些开得正欢的菊花,心里忽然有点替它们委屈——开得这么热闹,却被定了性,只在清明时节派上用场,老祖宗可是爱了它一千多年啊。

其实现想想,古人爱菊,爱得挺日常的。屈原说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,我每次读到这句就想笑——他是真把菊花当饭吃啊,饿了摘瓣花嚼嚼,渴了饮点花上的露水,把“清白做人”这事儿,过成了一日三餐。这种爱,一点都不端着。

陶渊明就更不用说了。他辞了官,在篱笆边种满菊花,没事摘一朵把玩,抬头就是南山。我有时会想,他大概也是个怕麻烦的人,与其看人脸色,不如守着几丛菊,喝点小酒,日子反倒踏实。那句“采菊

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我读了好多遍才琢磨出味儿来——他说的哪是花啊,分明是“我不想跟你们玩了,我要过自己的日子”。这种自在,真让人羡慕。

古人写菊,大多看中的是它开在秋天,不和百花争春的那股性子。说白了,就是你们热闹你们的,我过我的。这种性子,往大了说是高洁,往小了说,就是活得舒坦。有意思的是,菊花还有个雅号叫“寿客”。因为“菊”和“久”读音相近,老一辈人过寿时摆几盆,或者喝杯菊花酒,图个长寿吉利。我后来翻过《神农本草经》,里头还真写着菊花“久服利血气,轻身耐老”。民间也有九月九饮菊花酒的习俗,取的就是“久久”的谐音,盼个长寿平安。

回来后我在网上翻了翻,才知道菊花被窄化成清明祭扫之花,其实是近代才有

的事,受了一些外来习俗的影响。不少网友也在替菊花叫屈。想想也是,一种花被千年的文人写过、被寻常人家养过、被当作长寿的象征,到头来却因为近百年的一点变化,就被贴上了忌讳的标签。

临走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前那片花海。管理员大概觉得我奇怪,好好的花不买,偏要买“清明花”。我倒是想,如果陶渊明穿越过来想买几枝菊装点书房,怕是也要被拒之门外了。

车子驶出花田,我又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。那片金黄和素白还在阳光下晃着,没人买,也没人摘,就这么安安静静开着。也不知它们知不知道,自己被人定了性。

车子驶出花田,那片金黄渐渐远了。路上我一直在想,花本无吉凶,是人心里先有了忌讳,花才跟着分了高低。我想,或许哪天有人推门进店,只为带一束菊回家,插在窗前的白瓷瓶里。



市井风

和YoKi相遇,是我家妮子与之一段缘分。那天,我和妮子怀揣着忐忑来到天桥下的宠物屋。店里的小姐姐热情相迎。妮子尚未说明来意,只听见一阵阵稚嫩的喵喵声,原来是只“小团团”冲着她奶声奶气地叫个不停,还不停地摇着小尾巴。店姐急忙起身走向猫屋,抱起“小团团”,只见它挪了挪身子,使尽全身吃奶的力气冲向妮子的怀抱。那一刻,萌化了。于是乎,妮子不管不顾地要定它了。在她再三的“耳鬓厮磨”下,我彻底被“绑架”了,心甘情愿地付了款,购置了猫舍和猫粮,也把我家老李“谁买谁养”的“狠话”抛得一干二净。于是乎,“小团团”“顺理成章”地进了家门。

老李下班进了门,不慌不忙地说着“你们自己养吧”。我和妮子相视一笑,默默地搭猫舍、铺席子、放猫粮、装猫砂,手忙脚乱地展开着……这一夜,总算平安度过。第二天,妮子早早醒来,顾不上穿外套就跑到客厅关心起“小团团”。“猫舍围了一周被子。”妮子大声叫着,“妈妈是你做的吗?”“不是我。”我应声道。“来得

来了,就认真负责地养好它吧,别让它受凉了。”老李“不冷不热”地回应道。这时,我们仨不禁相视而笑起来,我和妮子的担心也随之放下。于是乎,养猫生活拉开了序幕。

妮子学业紧张,主动向老李申请:她每月省下零花钱购置猫粮,让老李兼任“铲屎官”。老李觉得可行,成交,当晚一下班,就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了。

老李喜净,生怕细菌传染给“小团团”,只见他戴上口罩、手套,把它轻轻地抱出放进猫舍上层,取出小碗和水盆子,洗净后还用一次性纸巾控干水分再倒入粮食和凉白开;紧接着拿起小铲子,一双结茧的手慢慢地伸向砂盆,一勺勺清理着。清理完毕,他把“小团团”抱在怀里,用棉签蘸着温水给它洗脸、掏耳朵。洗净后,“小团团”很是满足,蜷在老李腿上,蓬松的毛蹭得他胳膊痒痒的。这一套流程下来,累得老李老腰都伸不直。毕竟年过半百矣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,每日的添粮、换水、铲屎等繁琐日常,老李起早贪黑一以

贯之地遵循着。“小团团”肉眼可见地长大,两只圆圆的蓝白异瞳和一身漂亮柔顺的浓毛,招惹得邻居和朋友们争相围观。我们一到家,“小团团”就自然而然地朝我们歪歪头、眨眨眼,踩踩猫抓板、翻翻跟斗,极尽撒娇之能事,简直萌呆了。

如今,老李为“小团团”办了宠物医保,享受着人间福利;妮子给“小团团”起了名——“YoKi”,即为闽南语“幼齿”之意,因为它进家门时刚满两个月。

养着养着,YoKi慢慢长开了。蓝白异瞳,一身浓密的白毛渐渐变成咖白相间色。一场“是否让YoKi绝育”的讨论在我们仨之间展开了。出于“母爱”使然,加上YoKi基因良好、颜值在线,我建议优先考虑给YoKi配种。老李和妮子觉得可行。到了晚上,老李猛然提出“要是YoKi的娃们以后没人养,咋办呢?你看我们家边上许多流浪猫,没得吃真可怜。”YoKi后来还是绝育了。

回到家中,老李像抱婴儿一般地把它轻轻地放入铺好新被褥的猫窝里,慢慢梳理它腹部的毛发以防打结。为减少伤口感

养猫记

□阿忆



(CFP图)

染风险,老李从医院置办了绝育服和低收入人款的猫砂盆,同时更换了无尘猫砂。这时,YoKi苏醒了,许是伤口疼痛,它精神低落。父女俩见状,边抚摸着YoKi的头,边轻声安慰着“不疼不疼,很快就会好起来……”之后,在老李的精心照料下,YoKi体重得到了良好的管理,情绪越来越温顺,愈发招人喜爱了。

老李对YoKi的用心,刷新了我对他的评价:老李不仅是女儿奴,更是生活有心人。

养猫即养心,养心即养生。老李如是说,我亦赞同之,故记录之,分享之,也藉此为老李和妮子的爱心和付出点个赞。上善若水,从善如流;水到渠成,陌上花开。



萌宠记

和YoKi相遇,是我家妮子与之一段缘分。那天,我和妮子怀揣着忐忑来到天桥下的宠物屋。店里的小姐姐热情相迎。妮子尚未说明来意,只听见一阵阵稚嫩的喵喵声,原来是只“小团团”冲着她奶声奶气地叫个不停,还不停地摇着小尾巴。店姐急忙起身走向猫屋,抱起“小团团”,只见它挪了挪身子,使尽全身吃奶的力气冲向妮子的怀抱。那一刻,萌化了。于是乎,妮子不管不顾地要定它了。在她再三的“耳鬓厮磨”下,我彻底被“绑架”了,心甘情愿地付了款,购置了猫舍和猫粮,也把我家老李“谁买谁养”的“狠话”抛得一干二净。于是乎,“小团团”“顺理成章”地进了家门。

老李下班进了门,不慌不忙地说着“你们自己养吧”。我和妮子相视一笑,默默地搭猫舍、铺席子、放猫粮、装猫砂,手忙脚乱地展开着……这一夜,总算平安度过。第二天,妮子早早醒来,顾不上穿外套就跑到客厅关心起“小团团”。“猫舍围了一周被子。”妮子大声叫着,“妈妈是你做的吗?”“不是我。”我应声道。“来得



茶余饭后

百花生日是良辰

“百花生日是良辰,未到花朝一半春。”花朝节,又称花神节,被视为百花生日。节期各地不一,常见为二月二、二月十二、二月十五。

清代《泉州府志》记载:“二月十五日:花朝。”

《风土记》称:“春序正中,百花竞放,故曰花朝。”

《闲书》有云:“泉中林下诸老,有以是日饮酒赋诗者。”

花朝节前后,富贵人家常开放园圃,任人游赏,时长可达二十余日乃至整月。宋《郡志》亦载:“仲春,贵家开园圃,放游人赏玩,兼旬经月。”

古时东湖、九日山、北山(清源山)多亭馆,每至花朝,游人络绎相望。